

唯一的幸存者

——世界著名海洋纪事集

[英]阿利斯泰尔·麦克林 著

安楠 顾阳 译

胡宗鳌 校

内 容 简 介

“尤利西斯”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英国皇家海军立下卓越功勋的巡洋舰。本书描写“尤利西斯”号在护送商船队前往苏联港口摩尔曼斯克途中，与德国潜艇、飞机，与北极严寒、冰冻，与饥饿、疲劳连续战斗七天七夜的真实故事。“尤利西斯”号虽然英勇殉难，但她作为一艘英雄战舰却永远铭刻在英国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心中。

唯一的幸存者——世界著名海洋纪事集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复兴门海贸大楼）

国防科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字数：120,000

1982年3月第1版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0

统一书号：5193·0108 定价：0.50元

引 言

巡洋舰“尤利西斯”号的舰员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一连好几个月都在执行护送商船去摩尔曼斯克的艰巨任务。一路上危险重重，加上饥饿与寒冷，睡眠又不足，有些人已经倒下来了。最近不幸发生了斯卡帕弗洛事件，水兵和司炉拒绝服从命令，海军部认为这是叛乱。然而，他们还是决定要“尤利西斯”号再次出海，去征服险恶的北冰洋上将要出现的种种艰险。下面就是关于这次航行的惊险故事。

本书是描写二次大战的优秀文学作品之一。作者阿利斯泰尔·麦克林，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皇家海军东岸护航舰队任鱼雷手，后来又在一艘巡洋舰上服役。战后他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成了一名教师，业余从事写作。他的“尤利西斯”号出版后，六个月内就销售了二十五万册精装本，由此一举成名。

目 录

序幕——星期日下午.....	(1)
星期一.....	(14)
星期二.....	(36)
星期三.....	(58)
星期四.....	(67)
星期五.....	(75)
星期六.....	(109)
星期日.....	(149)
尾声.....	(170)

序幕——星期日下午

海军中将、作战部副部长文森特·斯塔尔故意慢条斯理地把香烟熄灭了。这时，舰长瓦勒里意识到中将要发作了，然而他疲惫已极，无心多虑。

“对不起，先生们，实在对不起。”斯塔尔嘴边挂着一丝微笑，向在“尤利西斯”号舰长室里围桌而坐的其他四位高级军官递过他的白金烟盒。四人默默地摇头谢绝。这时中将微微一笑，又抽出一枝烟自己点上，把烟盒放回他那炭灰色双排扣制服的上衣口袋里。他回到座位上坐下，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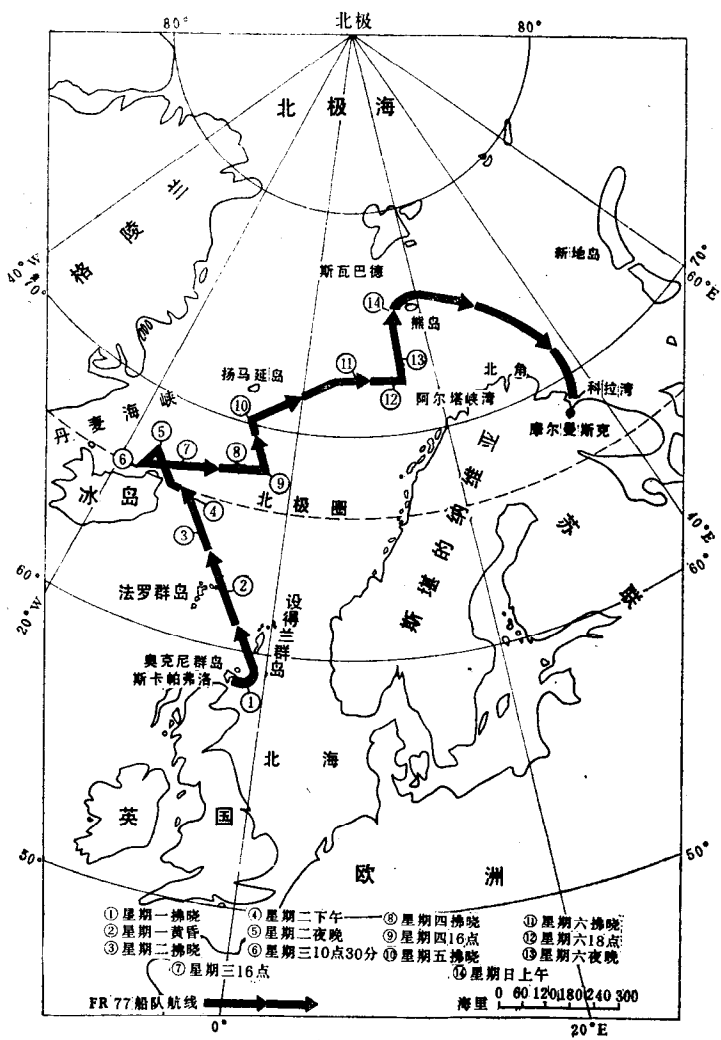
“今天早晨，我从伦敦飞到斯卡帕弗洛来”。他继续非常坦率地说：“先生们，我原想你们会全力合作，尽快解决这桩令人不痛快的事件。”

可是现在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的目光慢慢地向周围扫了一圈。“我发现，在皇家海军服务的高级军官，竟然同情底舱的叛乱，——且不说实际上是宽容这种叛乱。”

瓦勒里感到索然，心想：“他夸大事实，向我们挑衅。说这种咄咄逼人的话，硬要我们回答。”

这四个人毫无反应，好像无动于衷，漠不关心。他们各个脸色阴沉，皱纹深陷，两眼困倦无神。

“你们不服气吗？先生们。”中将缓和了一下语调，继续说，“你们觉得我用‘叛乱’这两个字是小题大作吗？使人不愉





快吗？我说，就是叛乱。你们大概要用别的词儿吧？”他随手摊平了一张公文高声朗读着：“15点45分，‘尤利西斯’号船员在罗弗敦群岛罢工后返航归来。16点30分，停着装粮食给养和军需品的拖船，一伙海员和司炉被派去卸润滑油桶。16点50分，舰长收到报告，司炉们拒绝服从军士长哈特利

主司炉亨德里和多德森中校；肇事头目显然是司炉赖利和彼得森。17点15分，海员支部拒绝工作，他们显然出于同情，但没进行暴力活动。17点25分，舰长通过广播警告事态发展的后果，命令恢复工作，但遭到水兵的拒绝。17点30分向“坎伯兰公爵”号总司令发出求援信号。18点30分，“坎伯兰公爵”号海洋董事会试图逮捕可疑的肇事头目，遭到水兵和司炉的强烈反抗；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虽未使用武器，但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死亡，六名司炉和水兵负重伤，约有35人到40人受轻伤。”斯塔尔折起公文纸，继续说：“先生们，我看你们总该明白了。我看，‘叛乱’一词恐未尽意，近50人死伤，用阵地战这个词倒更接近事实。”

那四人仍木然坐着，不动声色。斯塔尔中将是沉下脸来说：“肇事头目必须严加惩处。”他的声音尖利刺耳。“同时，第14护航舰队将按计划与FR77运输队在丹麦海峡汇合。时间不是星期二，而是星期三10点50分。我们已经用无线电通知过哈里法克斯。你们准备在明天6点出海。”他看着对面的舰队司令海军少将廷德尔（这个会就是根据中将的命令在少将的‘尤利西斯’号舱室里召开的）命令道，“请立刻通知您指挥的所有舰只，少将。”

海军少将贾尔斯·廷德尔——舰队都称他为“农夫贾尔斯”，一声没吭。他那红润的面容，平日总是精神焕发，现在却沉着脸，显得冷酷无情。“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先生们。”斯塔尔的口气缓和下来，“我不想装假，说你们这次航行很轻松，最近3个主要护航舰队的遭遇你们自己都很清楚。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对付那些声导鱼雷和滑翔炸弹的办法。再者，据我们在不莱梅和基尔的情报机构报告，

最近德国的潜艇战术是首先消灭护航队……。那里的天气也许会拯救你们。”

“这个爱报复人的老家伙。”廷德尔绝望地想着。斯塔尔把椅子向后挪了挪说，“我们可以说，‘尤利西斯’号现在得到一个机会来挽回名誉了。在这之后，先生们，要护航梅德运输队，但FR77运输队必须先由你们护送到摩尔曼斯克，无论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他的声音尖利起来。“必须使‘尤利西斯’号懂得，皇家海军决不能容忍不服从命令、玩忽职守、有组织的反抗和煽动叛乱的言行！”

“胡说！”

斯塔尔把身体猛地靠到椅背上，他的目光很快地向周围扫了一圈，然后停留在中校军医约翰·布鲁克斯身上，盯着他那双闪闪发光的蓝眼睛。那双眼睛在漂亮的银发下面充满敌意。廷德尔暗自叹了口气，他太了解这些征兆了。那老‘苏格拉底’准要发火了。

“你说什么，中校？”

“胡说！”布鲁克斯很清晰地又说了一遍，“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话。您说要非常坦率，那么好吧，先生，我现在就来个非常坦率。‘玩忽职守，有组织的反抗，煽动叛乱的言行’！我的天！”他坐在那儿停了几秒钟，用手捋了捋浓密的银发，然后突然抬起头来说，“我是个海军医生，斯塔尔中将，我当医生已30多年了。”他微笑道：“我相信我有权说自己精通人性，知道头脑是怎样工作的，知道头脑和身体复杂奇妙的相互作用。……护送商船去苏联，先生，这是全新的事物，在人类的经历中是前无所有的。

他凝视舷窗外，看着狂风卷着大雪，猛烈地抽打着灰

蒙蒙的海水和斯卡帕泊地上隐隐绰绰的山丘。这时室内鸦雀无声。

“当然喽，人类能够使自已适应新环境。”布鲁克斯低声地，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但是，这种适应功能是有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非常清楚，斯塔尔中将，‘尤利西斯’号的船员不但被逼到了这个极限，而且大大超过了。”

“很有意思，中校。”斯塔尔用一种疑惑的语调说，“很发人深思。不幸的是，你的理论……仅仅是理论而已，自然，……很难站得住脚。你说护航舰队驶向苏联和一般海洋军事行动有天壤之别，我看这种差别是根本不存在的。”

“不过，上两次航行之后，我们有十九人送进了疗养院——精神病疗养院。这您难道不清楚吗？”布鲁克斯站起身来，张开他那粗壮的手指撑在光滑的桌面上，目光炯炯直逼斯塔尔的眼睛。“恐惧，寒冷，睡眠不足，饥饿——这些都能把人拖垮。任何地方也不像北极护航队这样紧张，这样连续不断地工作。斯塔尔中将，您知道2月那天晚上的情况吗？在扬马延和熊岛之间，当时那里是零下60度。从北极格陵兰的冰原刮来的冷风，象利刃一样呼啸着穿透了最厚的衣服。甲板上有五百吨重的冰块，舰首跌入浪谷，浪花像坚冰一样打在你身上。”布鲁克斯怒气冲冲对中将说，“一连几天不睡觉，一连几个星期，天天只能休息2、3个小时，您知道是什么滋味？这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布鲁克斯把椅子向后推去，烦躁地在舱内踱来踱去。廷德尔和瓦勒里舰长的助手特纳中校相互递了一个眼色，然后一起把目光转向舰长，舰长低头垂臂坐在那里。布鲁克斯急促地继续说下去，“越是睡

眠不足，就越疲乏；越疲乏，就越感到寒冷，就是这样反复地恶性循环。还有，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我们靠腌牛肉、三明治维持生命，厨师们把时间全都花在弹药舱里……。几个月前，就发现体力衰退现象了。我好几次向舰队军医警告，两次写信上报海军部。他们很同情，然而仅仅是同情而已。缺船缺人……。”

“最近这一百天，还有以前的好几个月，造成了体力衰竭。最近这一百天，纯粹像是呆在该死的~~地~~地狱里，没有放过一个钟头的假上岸，只有两次靠岸——还是为了装弹药；所有的油料和食物供应都是航空母舰从海上运来的。每天是无穷尽的寒冷、饥饿、危险和痛苦。”布鲁克斯大声喊道，“上帝！我们不是机器！”

他朝斯塔尔走去，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我很不愿在舰长面前说这些。除了舰长瓦勒里外，舰上每个军官都知道，要不是因为舰长在这里，水兵们早就‘叛变’了，——这是您用的字眼。我觉得‘尤利西斯’号船员对舰长的忠诚和热爱是我平生从未见过的，斯塔尔中将。”

廷德尔和特纳低声赞同。

“但是，即使他们是这样的忠诚，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终于到了。可是现在呢，您说什么要惩罚这些人。”布鲁克斯绝望地摇摇头。“他们是万般无奈而为之，他们想不通，其实就是想休息一下，那怕只有几天的安静也好。难道这您都不明白吗？斯塔尔中将，不能吧？”

约莫有30秒钟，舱内一片沉寂。接着斯塔尔站起来说，“叫我的专艇靠拢，瓦勒里舰长，请马上执行。”他无动于衷，脸上毫无表情，“尽快完成加油和贮备食物、弹药的工作”

作。廷德尔少将，祝您和您的舰队此行成功。至于你，布鲁克斯中校，我完全懂得你的意思——看来至少这关系到你自己。”他咧开嘴冷笑，“你劳累过度了，特别需要休息。今天午夜前，将解除你在舰上的职务。舰长，请同我一道走……。”

但是，中将走到门口，听到瓦勒里在说话，就停了下来。“中将，请等一等。”瓦勒里一板一眼地说，“中校军医布鲁克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官，我希望保留他的军职。”

“我已经作出决定了，舰长。”斯塔尔厉声说，“不容更改。”

瓦勒里仍然不动声色地说：“可是，我再说一遍，我们不能失掉象布鲁克斯这样一位有能力的军官。至于要惩罚那些疲于奔命的人们，他有看法，这也恰恰是我的看法。”

布鲁克斯向前迈了一步，脸色忧悒。他正要开口，特纳用委婉的语调插嘴说：“我觉得现在是该我说些什么的时候了。我也毫无保留地支持老布鲁克斯的意见——他的每个字我都同意。”

斯塔尔看看廷德尔。

“你呢，少将？”他说。

廷德尔惶惑地抬起头来，这时候他更象个西部乡村的农夫了。他皱着面孔，心里嘀咕：要完蛋了。他想：真奇怪，真是突如其来啊，一个人的前途竟会忽然变得那么无足轻重。他说道：“作为指挥官，我唯一的职能是使舰队具有最强的战斗力。有些人是不可替代的。舰长认为布鲁克斯就是其中之一，这我同意。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应过于追究船上的这次动乱。”

“我明白了，先生们，我明白了。”斯塔尔两颊涨得通

红，气急败坏地说，“运输船队已从哈里法克斯开出，我的手脚被捆住了。你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先生们，你们把矛头对准了海军部。白厅会记住这件事的。我们将，……啊……在你们返航后再详细讨论它。再见，先生们。”

布鲁克斯中校军医突然冷得打了个寒噤，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上了甲板，转身穿过厨房来到病房。护理长约翰森正从药房探出头来向外张望。

“那些痛苦的病人们怎样了？约翰森。”布鲁克斯问道，“勇敢地挺住了吗？”

约翰森发愁地审视了那八张病床上的病人。“尽是些亡命之徒，先生。一半人看上去比我还结实。看看司炉赖利，他的手指断了，还在埋头攻读一大堆《读者文摘》。他查遍了所有的医学文章，大声叫着要磺胺，要青霉素和一切最新的抗菌素。可是一半药名他都不知怎么念。他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一个不幸的损失。”中校军医轻声说。接着他又摇摇头说：“中校机械师多德森到底看中了赖利哪些品德，我不清楚。……最近医院有什么消息吗？”

约翰森换了一付冰冷的面孔。

“他们五分钟以前刚刚来过电话。”他木然地说，“新水兵罗尔斯顿3点钟死了。”

布鲁克斯心情沉重地点点头说：“别把情况估计得太好。”

“18个，先生，不多不少。”约翰森的声音里满含痛苦。“我刚同伯吉斯谈过话，旁边那张床上就是他。他说罗尔斯顿路

膊上搭着一条毛巾刚刚跨出浴室，就有一群人冲过来。一个该死的大块头上来就打，用抢猛击罗尔斯顿的头部。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打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他。”

布鲁克斯苦笑一笑，“这就是他们*称为——嗯，所谓煽动叛乱的言行，约翰森。”布鲁克斯停了停，想起罗尔斯顿有个哥哥在舰上，于是说道：“那个孩子要知道这消息会怎么样呢？”

“很难说，先生。这星期他已经接到过不幸的消息了。克罗伊登被摧毁了，他的母亲和三个姐妹都住在那里。是场伞投地雷*战，那里一切荡然无存。”

布鲁克斯转身撩开诊疗室门帘走了进去，代理军医约翰尼·尼科尔斯忽地站起来，“先生，请坐”布鲁克斯爬上牙科治疗椅，他哼了一声，一屁股向后坐下去，拨弄着枕头架。“你能把脚蹬调一调吗？我的孩子……好，谢谢。”他舒服地向后靠去，闭上了眼睛，在枕头架上把头向后伸出老远，又哼唧起来。“我现在老了，约翰尼，我的孩子。像个木乃伊了。”

“哪儿的话，先生。”尼科尔斯马上接茬说，“只是稍有不妥罢了。喏，要是您允许，我给您开点合适的补药……。”

他转向厨柜，摸出两只口杯和一个有凸纹的深绿色的瓶子，上面标明“毒品”。他把杯子都灌满，递给布鲁克斯一杯。“第一流的，产于科尔岛。我就推荐这个。”

军医瞧瞧琥珀色的液体，又瞧瞧尼科尔斯，“你是一个可爱的孩子，约翰尼。”

* 指海军部。

** 由飞机上用降落伞投下的地雷

“祝您健康，中校……。上面的事进行得怎样了，先生？”

“糟透了。他那张利嘴，简直是要把我们全都捆起来，挂到桅杆上去。不过，实际上，他是个很出色的家伙，是个足智多谋的战略家。所有这些……。”

“所有这些，结果如何？”

“再去摩尔曼斯克，明天6点起航。”

“什么！再去？就我们这些行尸走肉？”尼科尔斯公开表示怀疑。“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吗？先生，他们，他们肯定不能！”

“不管怎样，他们就要这样干，我的孩子。‘尤利西斯’号必须——嗯，挽回荣誉。”布鲁克斯睁开眼睛说：“上帝，想起这，我就害怕。那儿还有这种毒品吗？我的孩子……。”

鱼雷手罗尔斯顿手里拿着帽子，在舰长对面坐下来。瓦勒里看看他，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怎样对他才好。

里查德·瓦勒里憎恨战争，因为战争破坏了他一生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因为他是个虔诚的教徒。他看得清清楚楚，战争是一种野蛮疯狂的暴行。

但是有些事他不得不做。瓦勒里清醒地意识到，这场战争非参加不可，因此他重新服了役。随着这苦难的岁月一年年消逝，他渐渐老了。他变得年老体弱，却更善良，宽厚，更通情达理了。他叹了口气，非常困惑：怎样对罗尔斯顿说呢？可是罗尔斯顿却先开口了。“没关系，先生，我已经知道了，是鱼雷长告诉我的。”

瓦勒里清了清嗓子。

“罗尔斯顿，我说尽安慰你的话，肯定也解除不了你的痛苦。你的弟弟，你家乡的全家人，都不在了。所有这一切，我感到极为难过。”他注视着罗尔斯顿那毫无表情的面孔，苦涩地笑了一下说，“也许你把我这些话看成是说说而已，——只是走走形式罢了。”

出人意料，罗尔斯顿突然笑了，“不，先生，我并没有这样想，我可以理解您的感情。您看，我的父亲，——唔，他也是个船长。他告诉过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感情同您一个样。”

“你的父亲？罗尔斯顿，你是说你父亲。”

“是的，先生。”在那里，桌子对面那双蓝色的眼睛，那么安详，那么镇定，瓦勒里似乎看到欢快的火花在发光。“他在海军商船上，先生，是油船船长——1,600吨。”

罗尔斯顿很平静，他继续说，“至于我的弟弟比利，先生，那不能怪别人，都是我的错，是我叫他到舰上来的。我应负责，先生，——我一个人负责。”他用那瘦瘦的，棕色的手抓住帽边揉搓着。

“听着，我的孩子，我看你需要休息几天，花时间好好考虑一下问题。纠察室正在签署你的通行证。从今晚起准你14天假。”

“通行证是开到哪里？先生，到克罗伊登吗？”

“当然，还能开到什么别的地方——”瓦勒里突然住口了。“原谅我，我的孩子，原谅我的蠢话。”

“别送我走，先生。”罗尔斯顿低声地请求着。我确实是无处可走的。我属于这里，是‘尤利西斯’号上的人。我可以不停地工作，……我忙着……工作，睡觉……用不着说短

论长……我能做事情。”他故作镇静，可是这不过是层薄薄的面纱，很难蒙住他内心的隐痛和绝望。

“我可以找机会同他们算账。”罗尔斯顿急促地继续说着，“啊，我不清楚。我不知说什么好，先生。”

瓦勒里叹了口气说：“当然你可以留下来，罗尔斯顿。到纠察室去，告诉他们撕掉你的通行证。如果需要帮助，你随时……”

“我明白了，先生。十分感谢。晚安，先生。”